

「有人去過那個島嗎？看起來很近啊。」

「其實很遠的。」

母親鳶煮著米粉，泡水，加菜頭。在鍋裡炒了兩遍，夏天她會這樣做，甜又脆口。冬天聽說有人曾經搖櫓仔嘗試過去，結果到一半因為風浪太大，整個櫓仔翻在海裡面。她知道是誰，但不能跟女兒講。孩子們到處會說，不會記得自己說過了什麼的。

她把剩下的菜頭燙過，配鹽吃。

女兒捧著碗，大口大口吃米粉。

門口，陽光太大，沙灘上空無一人，北風吹的她的米粉飛起又降落，她眯著眼。女兒很有興趣的一直問關於島的事情。妳看著島，想起太多的事情，一時間，無法跟女兒說明什麼，只好說：「吃飽，透中午別亂跑。家裡面呆著，幫我一起整理。」女兒仍然興致勃勃地望著那個島，像是新的尪仔物飄浮，從東邊或是西邊大字峙裡，日夜都看得見的虎井嶼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突然就對它產生了興趣了。母親並不討海，大部分時間都顧菜田，家裡後面漸漸高起的小丘坡，上面有主要道路，這裡所有的房子都面海，背著路。母親在山仔頂附近有個小田，偶爾，能看見她把三牲放在旁邊的小石堆邊，年幼的女兒，仍大概模糊的知道，那裡是小墓。

以前，初次需要名字的時光。

母親不會寫字。她告訴她，妳的名字叫做丕。

「片？一片兩片的片嗎？」

母親鳶她不太清楚，丕，能代表什麼意思嗎？

「沒，就是丕。」

從石缸裏舀出水，在將木板蓋上。丕自己沖掉碗上面剩下的海水，再將水留起來，倒回一個小水盆，傍晚要用來洗魚、洗菜瓜。吃完午餐，母親又再開始弄晚餐了，丕她走進廚房，又走出來，無聊之下，又拿著母親床頭那個跳繩用來用去。

「進來幫忙啊。」

「知啦。」

丕走近母親旁，看著她倒水、置柴、生火、送風，倒也是等母親弄完灶火後，拿著刀慢慢削著番薯，放入鼎內，煮成番薯粥，番薯多，米少。從後面拿幾塊丁香魚乾，太陽曬得鹹鹹乾乾的，配粥吃。

母女兩人看著彼個島，女兒問說：「有人在上面吧？昨天玩的時陣，邦仔的大舅公在那個島上面，還有日本人、士兵。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所以船開的過去的嗎？」

「要很久才會到喔，而且現在掀北風，海湧太大了，一出去就會翻船了，

妳細漢舅才會跟妳去麵桃礁那邊扒殼仔，不然，他釣完魚都會暈中午。」

「可是看起來那麼平靜。」

「海很危險的。」

中午，妳們離開了面海的屋子，那裡是南邊，母親鳶自有記憶以來，就有不停地人們從那邊而來。現在是日本人，也後可能還會換人。妳們沿著沙灘走，那是一個面向外海的沙灘。仍在世的丈夫說，這是全澎湖最長、最平整的沙灘了，那大案山社的有人不信，頂北風向南，路上數次被海吞沒，水湧進船，踩著水，一路來到大字峙裡北邊的貝殼沙灘，那個人一看這樣的沙灘，也不好意思說破什麼，就一路上悶在心裡，直到走上了崎仔頂上面，看見排排的屋子面對著綿延兩座山的沙灘，海面停滿了小船、搖櫓，才一邊吃飯，一邊跟丈夫嘖嘖說明方才的心靜曲折。

女兒似乎很有精力地看著沙灘上的一切。

一下蹲下挖開小蟹的沙洞。

一下走近海裡，又跑出來。

母親鳶說：「現在北風，別跑太深。」

女兒不說：「不會啦，這裡還很淺。」

「這裡？」

「啊？慘了。」

「妳是不是偷偷下水？」

鳶站在沙灘中間，停下腳步，看著低頭的丕。無論是什麼危險的事情都不讓她碰，挑糞、下田、討海、釣魚，只是讓她去體驗一些簡單安全的事情。例如扒殼仔這種，她也會叫自己的弟弟去陪她。但是，孩子終究會管不了嗎？鳶這樣想。

妳明白，真正的危險在於，想要挑戰自己的極限，但所知太少。

但妳也明白，儘管自己無論如何在更加注意。

遠方也早已是遠方了。

丕身上還是瘦小的孩子，正在長高的年紀，十歲，所以手臂、雙腳都會看起來骨頭偏多。但也因為四個月大的時候，就已經在這裡長大了，全社裡面沒有孩子不會下水玩，甚至都已經在五六歲都會游泳了。

「我問妳，妳會游泳嗎？」鳶問。

「不會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妳不能騙我，我真的會相信妳。」鳶說。

過了很長的時間，丕瘦小的手不停地扭著，她回憶起無數次，母親在生氣、冷漠、或是大發雷霆時的樣子。也無數次想起來自己第一次自由地在水面上游著。那是下午的時候，這時潮汐變得平靜，水面上恰似起了霧一樣，把那天天空橘色的光芒，重新軟在水裡一樣。水變得重重的，四周的一切卻輕了起

來。

而彼時，也恰似此時。

「我會游泳了。」丕說。

母親鳶嘆了一口氣，看著南邊的海，日人前來的海、牽罟的海。

又看了北邊的崎仔頂，一排排屋子，向上攀爬。

東邊有大山、中山跟日軍火炮。

西邊西鼻尾與對望。

海水在土地裡，沙灘白花花的，停滿藍色的搖櫓、飄著木船。女兒丕看著母親，突然感到有些距離。那不是一起吃過無數次米粉、一起睡在土炕上能夠靠近的距離。很臨時地，她想到鳥，在沙灘上，追著海浪的鳥，白色的小小隻，細細鳥枝喙，戳破泡泡——

丕抓住母親的腰。

暖暖的，有點濕。

摸摸女兒的頭，頭髮很細，卻感覺很強韌。妳想起自己的孩子，走過長長的路，冷天、抱著裹布，妳感覺的到她在流汗。丈夫說，妳在家裡等一下，有個人會來吃飯，是媽宮認識的一位商人，妳問，賣什麼的。他說，都有。過了內海的北風，丈夫去後寮沙灘接人，太陽西下至滬旁。進門，他就心急的想說北風有多大。

夜晚悄然。

他們一起吃著飯。

月光，照亮沙灘。他感慨的說，現在電燈照到案山島上，還以為這裡會看得到媽宮，結果是外海一片。鳶說，沙灘很好，恰可以映月光。山蟲悄悄的飛入田中，夜晚，將海的盡頭抹去，只靠著月光，虎井島隱隱的像是一座大船。許多人在那裡，丈夫的兄弟、自己的父親，也都在那邊，鳶想。

慢慢變冷了，身體卻還是溫溫的。

鳶牽著女兒的手。

最後尋一次田。

從牛母山嶺的沙丘走上，綠草漸生，與黑暗融為一體。鳶要女兒小心仙人掌的刺，也要她看一下黃色的花。花在黑暗中不易看清，北風越過小田，經過一格格的菜屋，吹低了仙人掌邊際的根，她們都頭髮都飛起。

今日，妳要丕再走更前面一點。

結果女兒碰跳地穿過了黑暗。

小小的土丘。

山仔頂的最高點，插著四五根木樁。

遠方的馬公市，燈火依稀。

妳與第一次見到這個景象的丕，說起更遙遠的事情。像是媽宮、像是盡頭的大山、像是自己見過的那場戰爭、或是那個看起來暖暖的、遠方的島。像是航行一樣，儘管漆黑，但月光與燈火伴隨身側。

山仔後是小墳與樹林。

山仔頂是田，種著高粱、番薯。

未能在馬公看見燈火的時候，是一個男人多死的年，鳶想。

在不仍未出世，自己丈夫仍未倒下的前一年。

那是一次颱風。

鳶仍記得，記年是大正，飄逸的字在廟裡，成為燙黑的木匾，擺放桌滿的祭品、三牲。血的味道，抑或是豬活著的味道，鳶聞到，帶著孩子，彼時他小小的手，仍能夠唱歌或是發問。

水仙宮旺盛，而正是一個男人多死的一年。夏日吹北風，風從後寮吹入中甲，再經過短短的土地，吹入海中。海上的船搖啊晃，都皺起了眉頭，海水撲向了岸上。

「五六無善北。欲壞天了。」鳶和兒子說。

「善北？」兒子問。

「五六月吹北風，並非好事。」

海廟旺盛。

三大甲的社人，祈禱生命。

鳶想起了婆婆，曾經對她相視一笑，隔日在海邊尋無人。記憶猶新，不過鳶仍未明白，自己為什麼記的此刻。只知道，田還未熟成，一切都等待開墾。所知、所想，得要告訴兒子才行。夏日的太陽，還有點炎熱，不過太多的雨水從山邊流下，妳親眼看見，溢滿的水，流入啾咕的縫隙。還未成熟，不過土壤盡失，之後連日的熾熱裡，與丈夫共同把三大簍的土壤重新搬回山仔頂。

她的細漢弟弟，在海邊吹嗩吶。

海與山都很靠近。

與丈夫共同走回山仔頂的時候。

只是土丘，海仍在旁邊。

丈夫彎腰入井，把水桶提上。鳶告訴他，最近廟裡面在建醮，會分一些平安，晚點會帶孩子去。「早點回家，晚上後要起風了。」聲音從井裡傳出來，朝向天空，鳶有點聽不清楚，看著兩個遠方，一個北、一個南。北方就是媽宮、案山，大船、軍艦都停在那裡，面著那邊的海岸，建著三個石滬，等待潮退魚留，大部分人都得要從那邊進來，如果要採石蚵、沙蚵，一顆顆麵桃岩旁邊的沙土上，有大部分的所需。

爾偶，妳看見白色軍服的人，在軍艦上，看著妳們蹲在地上，愣愣地想弄明白妳們究竟在挖掘什麼。一下子就沒入水厝的石壁後面，到南灣橋停港。

而南方，

就是海而已。

一切都從那邊來臨，五月颶至此時，一切都是另人手忙腳亂，來不及把船拉上來，她趕緊與丈夫說，不要管了，快先走回去，丈夫草草將繩綁在沙灘上，連忙奔著雨，經過空曠的牛母沙寮、海廟，繞入狹仄的巷子裡面，鳶的細漢弟弟牽著兒子，茫茫，看著兩人。

因為在廟後，儘管風雨已至。

鳶仍聽到廟裡面混亂的聲音。

過了半天，天色已暗。

終究得要安靜下來了。

得要擇日再把供品拿回來了。木材燒不透、潮濕，細漢弟弟呼呼地吹著材火。孩子與父親一起壓著門板，風聲太大、母親則是在一旁擔心，走著走著，不過什麼也沒有完成。門被雨水打的濕濕的，丈夫問，妳是在做什麼呢？鳶有些生氣，沒好氣地說，我在準備晚餐啊。兒子說，母啊，要不要一起來壓板。

怎麼做？母親笑著走到兒子身邊。

妳壓上面，我壓下面。兒子全身頂著門說。

怎麼這麼暗？

沒有火了。

笑聲從黑暗中傳來，像是搔癢。

這一天，大字疇裡滿風滿雨，天特黑，雨下了整個日，岸邊都是擱淺的、觸沙的，一片亮白緋紅的魚鱗，以及毀船的木碎片。他們說聽見嗷吶以及笑聲，從廟的後方傳來，那是鳶他們一家人，因為在廟的後面，因此天花板沒有被吹毀，雨水沒有打入室內。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哭的，來不及從海上回程的人，被浪帶的太遠，有些在桶盤小島上，攀著岩石度過一日，後來他們形容的風，是冬日的三倍大，然而，因為說了太多次，只被少少的人採信了。

直接折斷的，被棄置在海上、沙灘。

鳶發現，這一年裡面，太多的災難了。

牽著兒子的手走進海廟。

水仙宮未能把門板守好，階梯上都是天頂落雨，儘管是夏日，仍然能感受到涼意。一陣子，他們在廟裡面拿新的鐵板來蓋，不過眾人都拿不定說究竟要把桌壇放後面，還是不要移動哪個比較安全。紛亂的時候，就有一个人開始哭，哭說自己應當受罰，說起長長的故事，跪在桌壇前面不肯離去。

孩子在為祝的人群腳縫間，看著他。

那人額頭靠著地，折腰跪地，整個人都靠在自己的腿上，雙手坦開向上。

一直喊著我毋愛啦——我毋愛啦——

眾人圍著他，鳶蹲了下去，陪著孩子看著他。

「母啊，妳在看什麼？」

鳶看得出神。

時常有這樣的人，鄉老勸也不聽，只是抓著他的肩，在耳邊苦苦一直說

著。法師在一旁看，眾人覺得應該是要來坑除煞，抓著他的肩，法師口裡念法、手捏著他的眉心，大喊：退——

我毋愛啦——

那人哭喊著，臉都皺的通紅。法師用他粗黑的手臂，圈著那人的脖子，另一隻手壓著頭頂，手指變白，許多人從沙灘跑來，想要湊個究竟。那人被認出來了，他的妻子在旁邊，臉色嚴肅，與鄉老說著什麼，口氣也不好。鳶帶著孩子，與她在海廟的前面，於能夠一眼望盡中甲的範圍，背著甫肆虐過的海灘，問她：「公婆都還好嗎？」

「船還過不去，但島上應該不會有事的。」

那島在身後，望著遙晃的海，感覺很近。

「那裡是最好的魚場了。」那人的妻子對自己這樣講，就如所有人都說過的那樣，年輕的社人在那找居住的所在，久久駛船回來，趁著夏風即將轉為冬風北風那時，過個年。

但那是個多死的一年。

鳶問：「還在歡嗎？」

那人的妻說：「不論如何，他都沒辦法再過去了。」

鳶遲疑了一下，還是問了：「那伊過了如何？甘有吃飯？」

「船還過不去，所以嘛毋之影。」

鳶不知道，這樣的回答是不是逃避還是面對。

那人的妻與鳶是同一年結婚，孩子都差不多大，兩人也有相同的命運感。一如他們的第二個女兒，都送往他村。全大字疇裡，女兒們大多非自己親生骨，聽自己的母親說起，因為要節省結婚用的聘金，乾脆就將女兒送養了。年屆四十歲的鳶，突然感到一切都很值得惋惜。

幸好，最後一個是兒子。

丈夫、兒子，以及自己。

大部分村人都是四個到六個，漸漸的縮小居住的空間。鳶不曉得，這些是年長之後的錯覺，還是一種年長後的傷感，不過那些家人儘管沒有共用空間，仍然比鄰而居。

儘管會把女兒送人，但也會接收別人的女孩。

鳶想這樣安慰那人的妻，

不過才發現，事實上，這樣也無濟於事。那人的唯一兒子，在虎井島上捕魚，而在家中的媳婦，因為這場大雨天、大風天，一早醒來而音訊全無。眾人都是在猜，應該是受不了自己的丈夫一年見不到數次，就暗暗離開大字疇裡，跑到其他的大字村莊了。而那人的妻則是猜測，自己的兒子也許就留在虎井，不會再回來了。

也許因為這樣的年紀，鳶還想要問的更多。

以往在二十歲、三十歲，聽這些故事都是靜靜地，安靜讓它們進入身體。

「那接下來怎麼辦？」

「等過幾年吧。」那人的妻說。

「等幾年嗎？」

「總會想家的。」虎井島遙遙，兒子在沙灘上看著貝。

「那還得要把家那個顧好，不然一直歡，也沒辦法。」

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給人家看笑了。」

鳶非常好奇，為何那人的妻可以一直保持著某種自信，能夠將所有人生的不幸全都切開一樣，以至於，跟她說話甚至有一種潔淨的感覺。這是在人多的廟裡面所感覺不到的——

妳們兩個人，偶爾會像這樣重合起來。

在沙灘的邊緣聊著兒子，像是瑣碎不重要的事。

那是與村裡的觀念甚相違背的，略為歪斜，卻也是因為她們只是在沙灘偶爾相遇的婦女們，在海廟、中甲的人群邊緣，因此也無人能夠在意，也不會有人在意。

孩子喊了一聲媽，奔跑。

鳶有點意識到自己不太能這樣與兒子親暱，但想想做罷，也許真的如她所說吧；無論如何，幾年後誰也不確定。兒子這個年紀喜歡黏著，手上的沙沾上母親的衣服上，鳶蹲下來，拍拍她身上的海沙。

那人的妻也蹲下，問說，記得阿姨嗎？

兒子說，不記得。

那人的妻溫柔地摸摸他的手，不過兒子一直嘗試要掙脫，要去抱媽媽。「你身上都海沙啊。」

輕輕地，像是玩笑一樣推了他。

他仍張開雙手，握住鳶推開的那隻手臂。

「如果有將來，希望能夠讓他去台灣看。」

「冬天時出稼嗎？」那人的妻問。

「是啊，不希望他繼續討海、或是做工種田，去台灣卡有頭路可以存活，寄回來的錢也不少，聽媽宮街的人說，他們兒子寄回來的前一年也有快要百多元。」

「現在改叫媽宮町了。」

鳶不管她的糾正，摸一摸兒子蹲下來玩地板的手。

「只是聽說，這樣很容易學壞。」

「我是比較擔心以後看不到他。」那人的妻這樣說。

「但是帶在身邊，也會慢慢長成查埔人的德行吧。這樣不行。」

「不行嗎？」

「不行。」鳶說。

「澎湖的男人都好命啊，四界遊的人那麼多。」

「所以我才無法接受他變成那樣啊。」

那人的妻聳聳肩，正好，水仙宮那人群漸散，無力的那人晃著，坐在階梯

上，低著頭呻吟著，像是有什麼隱形的東西正在折磨著他，眾人以為是起乩，不過後來亂一亂，治煞、噴米酒都沒有效，最後被法師趕出來了。他坐著，把頭埋在腳邊緣，重的好像要被壓垮了。鳶問：「有喝酒喔？」

那人的妻聳肩：「啊知，早上起床就如此了。」

「真正是四界遊。」

「就毋才調，我嘛毋知影要怎麼說他。」

後來那人的妻子就這樣走了，那人跟著他在後面，緩緩地離開中甲，回到他們北甲的海邊小家，回到仍有每日勤奮日做，冬日存著乾魷，大大小小輪著吃，也或許有一天從遙遠的虎井划著船回來，或許仍有點怒意，那人還是略感到脫力一般，坐在自家的門口直到天暗。

只不過一切潔淨地，那人的妻也沒有攙扶中途倒下的人。

那人就這樣一直與夜晚的燠熱、夜草、夜露，一直到天明。

久而久之，那也是成為習慣。

在這過分長的夏天，日本人來到這個島上二十二年後的夏天。

短暫的歷史裡面，至少在鳶的短暫記憶裡面，四十年共有三個國，三種人地來過這裡，粗暴的、無謀的、或是優雅的都無妨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前前後後的孩子們，送人、嫁出，以及最常發生的死亡，令她幾乎習慣了這樣的變化性，以至於當她回想起兒時在沙灘，與尚稱為蒔裡社的村人，一起討論為什麼那麼快就會淪陷了。

事後回想起來，七歲那個時候初次認識到這個地方，蒔裡，其實就像個面對南方，敞開雙手的臂彎吧。任何來自南方的人都能夠再次踏上，任何故事都會被複寫，一如那時，鳶與父親的家族，又重新回到了寬敞的海灣。

只記得是兩個日出日落，法軍就占領了全島。

像是優雅的失敗那樣。

夏天剛到的時候，六月，他們又全部離開了。

究竟是離開了這裡，還是去更南方了呢？這是鳶一生都不能明白的事情。

至少，太多的死亡會留下痕跡。

法軍留下來的六個月裡面，想要建立媽宮的補給站。從風櫃，可以看見無數艘船往返那邊，與日本人一樣，想要建立燈光。但後來，所有的人都因瘧疾而死。戰爭優雅的勝利，與媽宮的居民留下了照片，卻因為想要建立什麼，最終反而只能留下一做死亡的紀念碑——

風櫃尾，那個尖尖向天空的。

在鳶的四十歲的一生裡面，看過第二次朝向天空的尖物，那是日人學生、軍官的實習一日，也是四月，季節轉變的時陣，松島號向天空突出煙囪，一半沒於風櫃的尾端那片海。只要在土埤後（那片能夠尋著許多紅蟳的小開口），便能看見那艘沉艦。

沉艦旁邊飄著許多小浮標。



有閒人游到艦邊為了一看，游過漆著綠色筒狀浮標。砲口在水裡，水裡面有沉沒的軍服。那些都是聽丈夫說的，他偷偷從遠處游過，正要轉向夏日的南風，將他送回岸邊。

「很慘嗎？」

「死很多人，看起來有上百。」他說。

濕的衣服，讓她感覺有點徬徨。從風櫃尾望過去，白色的萬人塚尖碑與黑色的煙囪對望。那時，鳶三十歲，有孩子，二女兒送人了，肚子內有仍未出世的孩子，但尚未遭遇真正的死亡，那時候都是很遙遠的，但這件事讓她有種啟示，接下來的尖塔、尖物、任何從海面突然冒出的形塊，都暗示死亡。

因此，那個早晨——

海廟清清亮亮：

旺盛。

三大甲的社人，祈禱生命。

那人倒下的樣子，在幾個月之後，山仔後緩緩入土。變成尖尖的。

至於那些其他的，都未能寫上名字，種花生的、番薯的、高粱的天裡面堆成小土丘。上面有一塊小石碑，沒有字，鳶希望自己能寫上什麼，但她不能，也不會。丈夫仍然偶爾會耕作、捕魚，只是更少往來媽宮了。

「怎麼會這樣。」

「妳還得保重，把家持好。」那人的妻摸著妳的背。

鳶看著自己的弟弟忙碌著。

拿著樂器跑過。

病聽說是從媽宮來的，以前在那邊流行了十年以上，帶來的是日人、自己的死亡。凡外國人來到這裡總會引發霍亂，與那尖碑下的死亡一樣，儘管時間超度了記憶，但是記憶還是會到來。

到了四十歲多，才失去最後一個孩子的鳶，才知道，原來這裡如此狹窄。

所謂的這裡，

只是單純指這個島而已。

男人多死，一切多亡的年，因為狹窄，所以離去。欲捕魚維生的，會離開這裡，坐著船至虎井小島，與日人各佔島的一邊，捕魚維生。欲做工作的人，會離開澎湖，乘著前往高雄的大船，經過黑水，那邊會有滿滿的澎湖印記的人，用黝黑的皺紋的手，激動地握住下船的人——

最後一個孩子死去的一年。

冬日將盡，鳶在家裡好好的持家，無論什麼工作她都參與，大寒小寒離去，她在黃色的碎土裡面，她照著那常常微笑的婆婆的方法，拌入珊瑚與肥。雨水初降下來，在過了半個冬之後，第一次雨水回到這塊土地上時，她開始施肥，並且獨自一人「起壟」，以尖頭犁犁出小溝，反覆來回四次，最後將土壤成壟堆，栽上番薯苗。鳶的弟弟則是拿著畚箕，在姐姐的後面把壟好的土，在牛犁後面，倒入底溝。最後兩個人一起把苗栽踩實。

接著，她也幫忙種花生、高粱，花生先、高粱後。那人的妻給鳶多大約十畝闊的地，大概兩個步伐大小，春分與驚蟄的時後，那人的妻在前面犁田，鳶則是在後面灑種，一面用腳把土踢實，一面撥土。踢土豆、踢蘆黍時，時間飛快，有時候腳剛剛才落下，那些有著綠根的輕小的小物，靜靜長大。東側的小土牆擋著風，看著間作的花生與高粱，天氣冷，但是時間卻過去了。

清明降臨，

眾物更快地生長。

小土丘已成了小土堆，石尖碑，看起來也不那麼明顯了。

與那人的妻在除苗的時後，那人的妻說「兒子終於在父親死後回來了」，然而，鳶有時候心不在焉，也無法好好的對應這件事。不過那人的妻也只是靜靜地說著，兒子如何回到家裡，並且到神桌的祖先排前，上香並跪拜。

除苗的為的把太過密集的高粱，縮減清除。

手指上，有高粱苗的味道。

痕跡很好的被洗淨。

那時，鳶發現這是一個漫長的一年，只好認分地洗淨手上的氣味。每個晚上她都比丈夫還要晚入睡，這一段二十年的婚姻，不過沒有留下任何什麼，很乾淨、也很輕。四十歲的鳶，猶豫地懷疑，自己應該所剩不多時日。

最後也應當作好妻的本份。

這是留下汗時，亦或者是，看見對著海浪發呆的丈夫，心中留存的最後念想。也應當作好妻的本份。清明過了，該點燃的香也已然熄滅，夏天來臨，天氣變熱之後，丈夫便移入室內，有時候生命看起來正常透亮時，便出現在田裏面，讓夏至的陽光照在他的臉上。端午過後，挑選早熟的穗子割下，捆成一塊塊，鋪灑在土埕上面，曬乾、剝葉。最後全部再放回屋簷之下，等待全部的高粱熟成後，再次割除、鋪灑、曝曬——

井水裡面的水鹹鹹的。

有時候蒼蠅聚集在黃昏的海岸。夏日晚上，牲畜腐爛，飄過了蒔裡按長長的沙灘，蒼蠅便以屍體為小島，慢慢向著虎井渡海而去。夜晚的時候，海水漫漫上了長沙，海浪的聲音特別清晰。

鳶想，餘生已然到來。

時間匆匆靜沒留下什麼。

想著山仔頂的高粱、番薯，不自覺眼淚弄濕了竹蓆。但很快的夏日的暑氣就散去了它們。處暑之後，開始採收花生，用尖頭犁把花生的根全都耙起，一個個挑著藤蔓上面的花生。藤蔓曬乾後作為草料，給牛吃。落在土裡面的花生，丈夫會用小耙子，慢慢將土裡面的遺子選出。

曬乾之後，有一些拿出來販賣，分裝一籠籠的儲存在屋角。

生長優良的，會在冬天來臨的時候，挑出做為明年的種。

剩下有一些不飽滿的、殘缺，連同花生藤、外殼拿去榨油。鳶想，作為殘缺的部分，最終能夠用來照明些什麼，其實相當的意味深長。但鳶在那時，總

是看起來在思考些什麼，卻往往得不到精確的結論，也許餘生的念想過分的影響她的生活，以至於，最終她沒發現其實死亡，並不會隨意的被招喚，只是靜靜降臨。

花生殼乾燥，拿來生火，

最先種植的花生，擘殼結束，最後才會在冬日象徵全部農忙結束。

小雪立冬。

風漸漸強，

那時是大正七年，失去最後孩子的週年。又回到了冬日，糧食豐足，鉛皮做的鞏仔，裝滿了番薯籤，那個味道有點發霉，帶著一點過分熟成的味道，有點像夏日與那人的妻在南面的圍牆，吃番麥的感覺。

但番麥與番薯籤的氣味差這麼多，

怎麼會感覺一樣呢？

鳶想到了那人的妻，突然感到忌妒，時間並沒有站在她那邊。或者說，她也許誤會了什麼，就跟氣味混雜一樣，與自己的丈夫最後留存在這間房。這一年，大部分都是她出門、農忙，當她出現的時候，就是一整個家族。在她的上頭，公婆都已經離去了，這一支不知道為何，也好像走到了盡頭。

不，也許不是盡頭。

鳶想。

若是自己還能生孕，或是丈夫未死，那便能夠度過。

糧食仍然充分。

冬日的最後，因為風大，花生的最後採收也都結束，剩下的拌土、運堆肥，都只是後來的事情了，沒什麼需要記憶的部分。鳶的丈夫這一年長期待在家裡，大部分的時候都在編黑網，苧麻拿來編織網目，若是編的太細，那便不易拖行。大的比較粗的黃麻則是拿來固定周圍，用以手握、網綁。其他的時間，都花費在睡覺、或者是進食。

以往要接待媽宮來的人客的時候，鳶他們也都會慢慢吃飯。

這個冬日，糧食充分。

鳶發現，丈夫的吃飯時間，大概會進行整個日落。而她也因為一整年的忙碌下來，得以在冬日，慢慢的與丈夫吃飯。有時候，鳶的弟弟帶著抱墩的小魚，他們就新鮮地吃，不用魚灶鹽醃、曬乾。像是奢侈的人家一樣，能夠吃到新鮮的魚。

這不是能夠理解的部分，鳶想。

為什麼能夠豐足？

為什麼安靜？

當日時的陽光漸漸在清晨出現，有人看見海面微微突起，朝天空，便大喊著全村的人要來蒔裡坵沙灘上，村人漸漸聚集，這是大的一次，在田裡無聊踩著泥土、番薯斷藤的孩子、妻子，荒田的冬日，也都跑上了沙灘上。安靜而白色的聲音，漸漸籠罩了鳶的丈夫，那是他最後一次，也是強烈的一次感到渴望

傳宗子嗣。

鳶拿著過量的魚回家，那是一個家族的份量。

但是過於空虛的家族。

她說，去求了花。

水仙王凝視著海，他們在海後面。

鳶看著丈夫。

「我好像知道為什麼豐足了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人死了，不用耕作也不用吃。」

土丘。

雨水遠遠指向地面。

土丘上開滿了冬季的小菊。鳶想像黑暗，丈夫下葬的那日，她確定沒有存有他的子嗣。她突然想到，一種很不符合常理、霸道的念頭，其實自己仍有孩子，只是已經成為別人的女兒了。雙頭掛、媽宮街——。如今也當有十三、十四歲了，但生活如何呢？鳶想起那位母親，接到丈夫手上的嬰兒，不由得感到空虛起來。

03

那是在丈夫死去之後，丕被抱來後的習慣。

女兒看著母親出門。

揮手。

鳶會每四五年的時候，在清明結束之前，會沿著海，走去雙頭掛看女兒。這一段路程是無法走水路，只能帶著便當、斗笠過去，有時候下雨，那麼一路上就會比較涼快，不會有太熱的日光，但泥濘也會讓路程看不清楚。清明結束前，一家人都會在一起忙碌，這時候的她過去了，有時候會一起參拜她人的祖先，保佑自己女兒平安，或者是在多田的雙頭掛一帶，幫忙採收韭菜。

通常待著一兩天，就再徒步走回疇裡。

起初，鳶想，以前仍大約半天就能抵達。

但是現在身體也即將老邁了。

她去看雙頭掛女兒的時候，也是老婦了。

頭髮漸灰的五十歲。

弟弟進仔拿地圖給她。地圖攤在桌上，他們拿著墨筆一個一個點，把路上的轉彎、大路、上坡的點好。鳶說，她已經去了七年，三次了，弟弟說，還是早點回來吧。丕玩著魚網、蓑衣，在外出的這幾天，進仔要幫忙鳶照顧丕，去海邊採海菜。

「這幾年時局不是很穩定，妳要自己走，還是得要注意。」

「你才是要顧好她，剛學會游泳的孩子都很沒心眼。」

鳶也會游泳，幼時，父親會教她如何觀察海面上，偶爾反光、或是深黑的

區域，亦或者是在乳仔尖山下面的巨岩之中，找到一個好釣點。某次，她就是在水裡深深地撞到那岩石，被襲來地浪，刮傷了臉，而她的父親一把就把她從水裡面拉起。

水中有太多的死亡，她想。

那是男人們面對的一切。

因此，只下田、或是賣魚的，通常會被社甲裡面的人看不起。但是鳶想，那一年失去孩子的年，其實自己並未曾問過丈夫，一整年都待在這裡的感覺是如何，或許，那時未曾出門與其他人交流的丈夫，也沒有感受過那種被瞧不起的時間感。在更早之前，內在或許已經死去了。

正打算出門，就想著這麼陰暗的事。鳶戴上簷立。

沿著嵵裡垵海岸，那長長一哩的沙灘，她看著海上點點的漁船。總是能看見遠方的雲，沒有任何遮蔽，社裡的人早就已經習慣了從位置、高度，判斷今日的天氣。但為什麼總會有人死亡呢？

鳶發現，自己沒有辦法停止思考死亡。

上年紀了吧。

「去哪裡？」那人的妻問。

「雙頭掛。」鳶說。

東甲的盡頭，是一個狹窄的陸灣。幾間窮困的房子坐落於此，裡面空蕩。那人的妻與她的兒子，從後壁滬的海之中走出來。後壁滬是一個朝北的灣，那裡水很淺，一天會有數個小時都是岩石、珊瑚，三個甲的人在那邊建了一個大石滬，整個大字嵵裡總共有六個，不同的族氏會管裡石滬的維修，滬能生財，一個家族，每年都會有個人管理。但鳶其實不太碰這個，也不太需要，她家就正在廟的後方，況且年歲很高了，自然有人尊老——

「女兒這麼大了，還是要去嗎？」

「要啊。」

「不知何時會又遭逢變掛嘛，該相見的，還是得要見。」鳶說。

母親離開家門後，不跑出了家門。

在沙灘上，她慢慢往下走。

嵵裡垵沙灘，往海的地方看去，盡頭就是塊黑黑的島，那是虎井。沙灘的右手邊，是一個高起的沙丘，那是牛母山嶺，有些人也會稱做發音類似的牛母沙寮，沙被困住在山丘的感覺。再更往上，穿過仙人掌合歡樹，就是山仔頂，家田便在那邊。她往上爬，看見了那日晚上，模糊不清的黃花與仙人掌，想起自己那位有點生疏的母親。

母親的面貌模糊，記得的部分大多是她的手，或者是說話的方式，她總說，不要在我看不見的地方亂跑。不心想，會不會從此忘記母親的樣貌，記憶被吃掉，芒草生長，成為土地的養分。它說：「不會的，溜下去吧。」

「好。」不說，一隻腳懸空，整個人坐在沙子裡面，滑到了水邊。

從下面看，芒草在不身高兩三個以上的高處，遙遙地說：「再來嗎？」

「好啊。」

不開始往上爬，手腳並用地在微熱的沙灘上，向山頂爬去。途中她跌倒一次，停下來一次，停下來的時候她看到虎井島的好鄰居桶盤島，有幾艘船，黑黑的，在清藍的水面上，靜止不動。她也靜止地看著。

看著海。

看膩了。

向下滑了一下。

沙子從山嶺的斜坡飛下，沒有碰地。

待她爬上去的時候，芒草高高升起，搖了搖說：「好玩嗎？」

「好玩啊。」她說。

芒草湊近了她的臉，搔癢鼻子，她笑著躲開。芒草問她：「要不要跟舅舅去游泳？」「哪裡？」「下去啊。」阿進伸出他的腳，失去平衡，屁股坐在地板，笑著就滑下沙寮，不玩瘋地跟著跳下去，海浪打上他們的腳，但他們沒有停下，一直跑、一直跑，不知道跑了幾步，像是用盡全身的力氣那樣——

水深及腰。

不說，她能在水底下睜開眼睛。

一開始刺刺的，但後來就能看見。

阿進說，應該是模糊的啊。但不堅持地說，我會啦——我會啦——。那妳要不要游過來？不潛下去，手滑個兩下，頭抬起來用力吸氣後，又盡力地碰到阿進的衣服。「阿舅——」。嘿，再來，再繼續游。小小的浪打過來，不抬頭便喝到海水。

她站起來，咳了兩下。

阿進想，這小孩應該已經會游泳一段時間了。姊姊鳶出門之前，特地交代要完全確認不真的會游泳，前幾日女兒跟她坦承，但是沒有時間可以確認，便要離家了。這看起來至少會游泳一個月以上了，但是對海的好奇心還是很強，朋友隨便帶一帶就會到其他地方了。這樣不行。阿進知道，有時候孩子能夠活下來，就是能夠活下來，無論受到什麼打擊、意外，最終會奇蹟地獲救。

他牽著姪女的手。

走過鳥兒奔跑的細沙。

「我發現我能夠跑很快喔。」姪女不說。

「等——」阿進來不及阻止，不像一隻丁香衝出去。

她想，農田、青草、或者發出香味的章魚乾、臭肉魚乾，一切都可以跑的完。沙灘與陸地連接，木麻黃稀疏地生長。有一股味道，自小在母親身上聞到，現在稀疏了，她發現，停下來的時候，好像體內有什麼在膨脹，卻也填不滿，為了不要繼續成長，她接著跑。中甲的中心，就是海廟水仙宮，牛母沙寮在西北側，所以不繼續跑著，往母親離去的東南方，東甲那邊跑去。住所的房子原本從上漆、彩磚的樣式，逐漸變為單平小房，有些用啫咕石弄成的牆壁，

或者堆放濕透的木麻黃木材，而不是空曠地曝曬魚貨。再過去，就出村了。她愣愣地看著遠方：詩裡東甲的盡頭與井子埕圍成一個小灣，海水漲滿，快要淹沒陸地，海面上沒有人，大家都再吃午餐等帶退潮。

丕看見，遙遙的對岸，帶著簑笠的母親正蹣跚獨行。

不過她沒有辨認出來。

不如說她認為，這麼快就跑完了。好像，這裡沒有她所想的那麼寬敞了。

然而，年幼的她又聰慧地認知到，與母親一起活著，也很好。

沒什麼不好的。

「跑這麼快，唉、唉——」阿就舅舅像牛一樣喘。

「再過去是哪裡啊？」丕問。

「井子埕、雞母塢、鎖管港、鐵線尾，經過長長的林道，就會到妳阿母今天住的雙頭掛了。」

「為什麼她欲去雙頭掛。」

「因為喔——因為喔——」阿進，想了很久，非常久，他突然發現自己無論如何解釋這些事情，都沒辦法好好地說。會不會太久了，她忘記鳶曾經與她說過的事情呢？幼時，曾經鳶很生氣地對著丕大罵，並且用竹編打了她，阿進過去勸姊姊，不要對小孩下手這麼重，但他聽見丕說，不要——我要回家。回去哪呢？

所以是忘記了嗎？

阿進帶著丕去抓螃蟹，因為剛跑完步，深清氣爽。他們從東甲走回詩裡，有兩條大路，一個是有著白色令人印象深刻的海灘，也就是丕與阿進剛剛跑過的那條臨海道路，一個是從中間穿越，山坡悄悄上升，大部分的行人都會經過這裡，北甲的中心。附近有幾個小廟，姑婆宮、普德寺。接著，道路變會夾在兩個更高的山頭中間：山仔頂、紗帽山。

他們走過兩山。

便可以看到一個黑色岩岸平臺，有著一顆顆的小圓石，像是燭台。

更往前，就是粗粒的珊瑚貝殼沙灘。烏石腳，那邊往風櫃看去，就能夠看到烏石西，一塊塊岩石散置。四月這個時候，有許多的生物，因為海水變暖，能在沿岸棲息。這個時候海底有很多蝦蛄（hê-koo），在船上，網上綁魚肉，向下沉底，並且讓潮水帶船走。如此反覆等待紅色的蝦蛄上鉤。

阿進用小舢舨載丕向前划。

大概在三十尺的地方，阿進放下了蟹網。

等待螃蟹時，阿進感覺此刻能夠說了。因為喔——大部分的人都把女兒送人了，為什麼會送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聽說我的阿母，也就是妳的阿祖，也是給人家抱來養的。沒有錢鋪張辦婚禮，大部分都是這個理由，但也很現實，這是現實。阿進一邊看著丕的反應，丕非常認真地聽他說。現實呢，就是這樣，嘛無人可以避開，不是所有女孩子都能像妳一樣，在這裡抓螃蟹、四界游，她們從小就得要做事，或者是去女工幫忙。丕說，我知道，阿娟就是這樣。

某日，她的玩伴說要去風櫃尾。

隔了大山。

以及蛇頭山的尖塔。

「啊，有了。」丕突然指著繩籠說。

「快拉上來。」阿進說慌忙地抓住繩籠的那端，把蝦蛄網緩慢抵抗水流地上拉。

「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被送走？」

丕又突如其來地，像是不小心扯下了什麼，問了這樣的問題。

04

最終，阿進想到抵抗死亡的方法，就是繼續活著。

非常籠統、粗糙地，但當那個女嬰交到鳶的手上時，阿進認為自己做了一件大事。沒有討海、沒有種田、沒有家，四處吹著嗩吶，有時候那邊打打工、有時候駛著自己的船，在烏石口釣魚、抓螃蟹。像他這樣的男人，總會聚在一起，有時候在海邊聚了很久、很久，直到月亮高掛，拿著花生油燈的人在海灘求海，他們會發出哈哈地大笑，有時候是聽見討厭的人淹死了，有時候是聽說哪個姑娘又改嫁——

鳶最後一個兒子死去之後，他也失去某種照顧姊姊的聯繫。

而姊姊的丈夫死後。

必須要做點什麼的欲望，又重新在酒醉醒來的清晨，再次提醒他。

月亮在詩裡海灘，侵入陸地。

因為海水得不停地打上岸。

走入海水。

幾個喝醉的男人，在水深及腰的海上，一面聽著海浪那種吃力的拍打聲，一面繼續喝酒。他們說，自己是詩人，李白月亮很白。閃閃發光，討海的男人說要在這個滿月好日子，抓小管，撲通一聲就消失在海面。

以水繫命的生物們，抬頭仰望月光。

緊閉鰓孔，躍出並落下。

如此反覆。

等待明天。

阿進發現原來自己還是在昨日，這個微小的發現，幾乎打擊了他當時所有的信心。但事實上，現實就是這樣，他對自己說，你一世人就剩這樣了，那麼努力的人都過的這個痛苦，你還剩什麼呢？在所有人的人生邊緣活著的他，不知道自己除了能夠喝酒以外，還能做什麼。

入夜時，他一個個把漂浮在海上的朋友，拉回沙灘。

「進仔。」

「咦？」阿進看到遠方，非常遠方，在這種黑夜裏面幾乎看不見的，光芒



的盡頭。他慢慢靠近牛母沙寮的地方，看到那些溢出的水，從沙寮的中間滲漏，那是連日大雨的水分，將山仔頂的田都積滿了水，最後一個冬日結束時，春日雷聲鳴鳴。水緩緩溢出，不致命地，慢慢將那個聲音往下拉。

沒有任何掙扎，

那個聲音只是指認所見。

「進仔。」

「姊？」

後來無論如何怎麼追問，鳶都不承認她有到過牛母沙寮，毫不抵抗流沙地躺下。那時候阿進認為，自己彷彿看見一個樹或是仙人掌之類的，不，更為纖細，應該是芒草，垂垂、沒有遠方。

遠方是這樣，

澎湖南方是一個彎曲的尾。那個尾的盡頭是風櫃，鄰居是蒔裡，與小案山的浮島遙遙相對，向內形成風平浪靜的內海。因此，蒔裡大字這裡常常能看到那個繁榮的港，來往而模糊的軍艦，或者白色的紅點旗幟。而阿進則是走過這些路，相當地頻繁。

為什麼能夠看見呢？

也許是他得拿著樂器，與樂團四處奔波，吹婚喪喜慶。亦或者是，他常常站在高處，那些墓的所在，便能清楚而明白地看見他們的關係，有沒有站得遠遠地孩子，或是孤坐地母親，或者黃昏發亮的城。

「歐姓？」

「對，他們姓歐，住在案山的海邊。有個長長的斜坡下去，就是港了。」阿進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想說這些，啊，是這樣吧，也許有一天這個孩子想要回家看看自己的生母，生母比較親，這是事實啊——

還只是個非常非常小的孩子，不安詳地睡在他們的懷裡。

不吵。

只是睡著。

「還不錯啊。」鳶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這孩子還不錯，我看了那麼多的小孩，她會好好長大。」鳶接著說，「就像我做夢那樣，記起她所有孩子的名字，為陳家傳宗接代。有這個預感。」

「要叫她什麼名？」

「頂天立地，丨以及天。」她在地上畫出丕這個字。

「這怎麼念？」她問。

她們毫無頭緒，只好向熟識的鄰居問，那人的妻問兒子，大家都沒有頭緒。到海廟附近，找到鄉老，鄉老在吹海風，與廟裡的大法對坐，不知道在聊些什麼。她們站在她們身後許久，才開口問說，這個字該怎麼唸才對呢？鄉老看著這個字半天，大法也口中念著音節，不過這個字實在是太簡單了，天？大概是天吧，大法說。

「應該是 phiàn。」

「片？」

鄉老看著海邊，說起他當年多麼努力，仍未考上中榜的的時光，那時候他到書院，對，那個時候的書院，不用學日文，他拿著說文解字，跟著已故的老師，一個個把文字寫下。

「對。就是這樣。」他篤信地說。

第一次日本人國勢調查的時候，他們挨家挨戶，問著有沒有吸鴉片、纏足，會不會發音，來，啊——。那人的妻愣愣地說，什麼是鴉片？有些裹小腳的女子已經出嫁，剩下的像是鳶這樣的老婦，都在廟前看熱鬧。那時，丕兩歲，剛學會走，給阿進抱著玩，阿進拿芒草插在丕的衣服裡面，她笑著玩著花綿。普查的日人看著嬰兒，對著她笑。

「幾歲啊？」

「大人，她兩歲。」阿進說。

「叫什麼名子啊？」

「丕，這樣寫。」村人與日人低著頭，在海廟的白色沙地上，劃出丕的名字。日人喃喃地說，phiàn——。

澎湖南方是個彎曲的尾。尾上臨著海，四處都可以看見海，這裡的人普遍比較剽悍，討海並用小小一栽一栽的土地，耕作並生存。合歡、木麻黃、以及小小乾枯的芒草，聞到乾燥的海風，中午時，太陽太大，村人會覓起，在家睡覺或是打牌。因此，日正當中時，相當的安靜。

沒有回頭，

鳶繼續獨行。

有一個相當好辨認方位的方式，也就是當離開時裡的時後，海會距離岸邊相當進，北邊的內海、南邊的外海，被短短的陸地分隔，那大約是三十米的距離，就像走在分開的海上。平房偶爾出現在某測海岸，會看見孩子們在這個時後的中午，路上無人的時刻，自己玩自己的海。代表，井垵就要到了，井垵是一個彎曲的海岸小村，背後就是一座大山，說是山也沒有很高，但是那也是他們在澎湖所見的山的标准一樣。他們稱作凸角（phòng kak），日人在上面建了砲台，入口有些耕作的田地。有軍車開過的痕跡，路中有漫漫生長的樹林，遮蓋了天空。

鳶沿著大路走，陽光使她老邁的肌膚，起了點疙瘩。

進入井垵，她到烏仔，看了看井水。井水似乎把時間凝固著，透著涼爽的氣齊。旁邊的村人看她白髮已經鄉間了，幫她從井底打水上來。舢舨轉動的時後，她看向井垵北極殿，前些日子，才方才改建完畢，大概是八、九冬前吧，她想。現在後面成了一片綠園，茂盛地襯托出廟的飛宇，附近幾個營口小小的，上面還燃著香。

喝完水，她繼續趕路，

那個閒來無事的年輕人幫她拿包袱，他曬得黝黑，是個標準的討海的少年。大概年歲十六、七，經過問了之後才知道，他明日就要娶妻了。與妻子的香燒了三天，在神明的桌案前，累積了厚厚的灰燼。

鳶祝福他們。

像是祝福自己的孩子一樣，

「阿婆，汝欲去哪裡？」他問。

「雙頭掛，去見我的女兒。」

「那欸不坐車去呢？」那個少年這樣問，鳶也只是笑笑。後來，他們看見了群鷹飛過了凸角山頭，盤旋、下降，隨後又離去。他們看著遠方的山坡，井垵的邊緣有個大概五十米的上坡，路旁被整理的乾乾淨淨，旁邊隱隱的還有些番薯田、蔬果田。少年折下一根木棍，給鳶當拐杖，鳶一面緩慢的向上走，一面想起那個曾經來國勢調查的日本人，身上也都掛著汗珠，濕透了衣。帽子放在騎來的單車上，黑黑的在海灘前，特別顯眼。

如果有單車可以騎就好了。

鳶想，

不過也是自己無孫吧。若是有孩子，他們就會叫牛車慢慢爬上去，一邊吆喝地走。井垵的盡頭是一個緩緩的上坡，上去後，就是上帝廟後面一片樹林。那少年在山坡下面揮揮手，跑了上去，又跑下來：「幫妳把包裹放在上面了。」鳶道謝，他就露出灰黃色的笑容，又跑回井垵海岸的漁船。

像是這樣的少年，許多村落都有許多。

他們通常去過媽宮，喜歡在海灘比拚力氣、打架。多半是很閒又好事，對待鳶這樣的老人家，往往都會展現善意。記得清清楚楚的是他曾經在海上，又撈到什麼大漁、看見了什麼海邊的奇景。

或許對那個年輕人來說。

這段十幾哩的路程不長吧，半天就能走完。

到了坡頂，鳶重新拾起自己的包袱。

不停地走。

從這裡開始前行，會直直穿越兩個村莊的中間，這一條往東北的路，介於上方的雞母塢、豬母水兩村之間，路上樹林高大，南洋杉、木麻黃相間生長，鳶想到在木麻黃樹林枝間撿拾枯枝的冬天，會拿掃把畚箕，村人都搶著把樹枝掃回家生火。隔日一早，又會有新的落枝落葉。

拿出地圖，

斜坡上去後，阿進直直的畫了一條線，代表在這裡只需要一直直走即可。一直以來，嵵裡、井垵兩村南北兩邊臨海，無論在何處，都聞得到海的味道。不過到了這個茂密的小杉林中，反而是在樹林的鳥叫聲，格外清楚。南方的風吹過了樹臨，細小摩擦，把陽光都磨碎了。

某處，她停了下來，樹林中的墓群，靜靜地在路邊焚香。

她又重新想起來，原來接近清明了。

那是一個奇異的小空間，池塘冒出水來，小小的靜止不動，上面有青蛙、浮萍。靜水被樹林包圍，旁邊生著一些綠色的水邊小草，而墓群則是在一旁，爾偶有飛過的鳥鳴。樹林最隱蔽的地方，有個破舊的小屋，石磚砌成、功能感，但是往那間小屋的路都已經雜草蔓生，而屋頂也開著花。

鳶並沒有多想，

或許是日人的防備衛所，只是廢棄了。

這條路也是唯一一條快速通往井垵、峙裡、風櫃尾的路，路寬僅管不大，卻也不是曠無人煙，漁販、郵差、警察、菜車，鳶有時候也看得到無法辨認目的地之人，他們的身影就向自己，把命背在自己身上。

經過了兩個小時的趕路，

鳶坐下來喝水。

身旁，

一位高挑的郵差，穿著澎湖郵便局辦公廳的制服，整齊的中山裝，戴著帽子，拿著望遠鏡，看著遠方的天空。身上的郵局背包是半滿的，應該是中午休息。許久，他才轉頭，用流利的台語說：「那些老鷹真是美麗呢。」

鳶看著他，牙齒根部都完好，露出完整的笑容。應該是有錢人家的子弟。

兩個人起身，繼續同行。

那位郵差騎著腳踏車，因此讓鳶坐在後座。

路途上，鳶問了一些在馬公的近況，像是澎湖郵便局的工作、他來自哪裡等等。他說他住在東衛，有個姑姑住在風櫃，他每個月都會獨自一個人走過整個澎南半島，當作一種人生體會，當然，他們的家庭已經是國語之家了，他說，總有一天，他會到東京讀書去。

鳶問，東京是什麼？

那個少年愣住了，一時不知道要如何解釋。

逐漸靠近鎖管大字，這個地方用台語命名，就是「小管」之意。海風又重新回到了山坡上，那是一個五條路的交會處，繼續向北就會是鐵線尾，向南則會到豬母水，往東則是到鎖管港海岸。相傳鎖港這個地方，某次一個颱風，就把山頭吹往南邊，那個被吹走的山頭填平了豬母水的海岸，從岸邊看去，很像母豬在海裡的樣子，因此被稱作豬母水。

鎖港飛了沙，豬母水堆了灣。鳶向少年說，少年一付聽的津津有味的樣子。

兩人繼續騎車前行。

兩個人沿著大路，繼續向北。

他看見在半路點仔的地方，有一口古井以及榕樹，旅人在那邊休息、洗頭髮。據說他們從村內的某個山坡地上面，挖一塊黃土，那土可以來洗去頭髮上的油汙、腥臭，鳶打算回程的時候，再來這裡拿一罐回去。

陽光漸西。

斜影長長。

少年的單車騎過鐵線尾，載著一個人，努力騎上最後一個彎坡。鳶想，如果未來自己的女兒，也能和她一起去雙頭掛，看自己另一個女兒，那該有多好。從很早以前，鳶就在孩提時跟丕講過，她的原來的家來自寨山島。

在過分長的樹林，彷彿看不到盡頭。

那時的對話，就跟此刻同樣——

在陽光的盡頭，

遠離海的高處。

「為什麼會把孩子送人。」春日的風微微吹過，適合談話的風。

「因為養不起——應該說女孩子本來就是不一樣的人生。」

少年難以置信。他小心翼翼地問，像是怕把泡泡戳破那樣：「那妳的女兒會送人嗎？」

「不，不會。」

「我養她，是因為她是我的女兒，而不是別人家媳婦。所以我很怕她受傷，或是交了壞朋友。我給她取名字的時候，是希望她傳承家裡的香火的。」鳶說。兩人穿過了樹林與合歡樹，前方出現兩個彎路。那個送信少年，要回去媽宮街，向左轉到臨海的橋、墓園最後接回菜園的大路。而鳶則是要繼續直行，前往充滿水流、小河的雙頭掛。

說了道別地話之後。

那個少年跨上了單車，向著下坡的小路奔去。鳶看著他，想起了自己的孩子。一切又回到了最初，獨自看著自己步伐的時光，而陽光好像是倒流，越來越亮。

最後，

她打算唱著一首歌，慢慢前進。

那是一首，她聽過的歌，唱過，也曾經遺忘過，只是像是陽光一樣，悄悄的——

## 05

港多墨魚。夢裡面的港，深藍、透明的小管漂浮，丕在裡面玩，阿進舅舅在旁抓石頭公，螃蟹掉入海中，在水裡側步游著，像是落葉一樣穿過了重重的小管們。丕睡醒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水缸裡看螃蟹，她與阿進舅舅兩個人一起玩到傍晚的成果。螃蟹們動也不動，在睡覺，丕到海邊去撈了一桶水，重新加入缸中。螃蟹們走動了一陣，在清澈透明的水中，蟹螯似乎想要抓住什麼，向水面的光影揮擺。

阿進舅舅仍在睡覺。

發出了打呼的聲音。

她爬回床上，一面思念著母親，一面等待入睡。

身旁小小的擾動

阿進醒來時，摸了摸身旁丕的耳，確認她是不是又好好地睡著了。前幾

天，他們一直玩，跑遍了紗帽山。聽著阿進站在兩座小山頂解釋地理，一個是山仔頂，一個是牛尖山，牛尖山其實也就是紗帽山，日人則是用這一座山代稱了整個嵵裡，他拿出地圖，這樣的東西他很多張，因為阿進自認對地圖有某種神祕的欲望，如同剛成為水手的少年，對於海上每個島都充滿了衝動。指著案山那邊的小島，阿進說：「妳就是我從那邊抱來的。」

他們帶著螃蟹籠——實在抓太多了——養在自己家裡的大水缸。

每個早晨與傍晚，丕都會去海邊換水。

那是她第一個飼養的生物。

她抓一些沙子，讓螃蟹可以安心地躲在沙中，有時候會灑下海草、浮藻，不過阿進舅舅說，他們是不吃這些的，至少，不是主要吃這些。他們這幾天都煮螃蟹吃，把螃蟹悶煮，加水蒸，丕燒著番薯枯枝，阿進則是偶爾翻開鍋子，想要反覆確認螃蟹熟了沒。

兩個人吃著螃蟹。

清明幾處有新煙，海廟旺盛，人群絡繹不絕。有人燒紅了煎臺，把麵粉鋪在檯上，中間放一些碎魚肉、青菜，擠一些芥醬，祭祀完的村人買回春餅，在路上走著吃。阿進帶著丕前去祭拜父親以及兄弟姐妹，雖然前幾日去過了，但是她們仍帶著掃帚、墓紙，走過家門前的水仙宮。鄉老坐在海廟旁邊，好像已經熟睡了很久一般，聽著海音潮來潮去。

再一次地，

也是無數次地，丕與阿進舅舅走過嵵裡坵，長長的白色殼沙灘，偶爾蹲下來，撿拾一片褐色的貝殼，或是看見灰小透明的沙蟹穿過沙灘，躲入小洞。兩個人走著，一直到牛母山嶺。沿著沙子路向上攀爬，可以看到山仔頂的新煙裊裊。這是一個靠海而狹窄的地方，丕有時候停下來，喘著氣。

「以前我跟阿母有一起去過案山吧？」丕問。

「是啊。」阿進很意外，為什麼丕會突然想起來呢。不過他不知道的是，小孩子總會在一個時間點，意識到自己為什麼能夠活下來，為什麼擁有關愛，像是第一次學會養育什麼生物那樣，把擁有生命這個概念解離出來。

阿進舅舅那時，

在船上說。

因為妳是她的女兒，也把妳當兒子養。

舅舅說起長長的故事，從他如何與鳶一起長大，兄弟姐妹們的四散，以及最後在嵵裡這個臨海小村，只有他們沒有離去。沒有裡去應當換來的子孫滿的拓展，卻沒有因此實現，許多年，許多死的日子，最後阿進穿過了遙遙的荒原十六里，抱著哭過的丕，回到這個村。

「我的案山那邊的阿母長的怎麼樣啊？」

「妳忘了嗎？」阿進問。

「忘了，不記得了，舅舅你記得嗎？」

「她喔，瘦瘦的，臉型跟妳一樣，不過你的眼將像鳶。」

「為什麼會像啊？」

「因為生活很久吧，自然就像了。」阿進說。

「如果我去的話，他們會認得我嗎？」丕問。

「會啊。」

「會嗎？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妳是她生的啊。」

「那我偷偷摸摸走進去，偷偷摸摸地離開，她會發現嗎？」

「會啦、會啦。問這麼多做啥？」

路上許多人在祭拜，孩子們也興奮地跑來跑去，因為清明的時候，三牲、春餅、各式各樣好吃的食物都有。她們走到父親的小墓，儘管鳶一家並非小戶，日子豐衣足食，不過不識字的鳶，以及四處流連的阿進自己，並未為丈夫購置一塊大的墓園，而是一個輕輕小小的墓碑，上面法師寫著丕父親的姓名、兄弟姊妹的名字。丕並不會認字，鳶也是，她看著墓碑上的字詞，有一種陌生的敬意，在心底淡淡的漂浮。

「阿母什麼時候回來？」丕問。

「今天吧。」阿進舅舅說。

「好久喔。」

「想她嗎？我們再去抓螃蟹啊。」阿進慫恿著姪女。

「不要，我要在家等她。」

兩個人把小石子重新放好，並且在底下放置墓紙。最後繞了一圈，告訴父親，他們要離開了，彎腰，插上線香。丕放上帶來的馨香，阿進舅舅則是負責點火。

兩個人慢慢從山仔頂走回家。

芒草、枯葉、合歡木。

在路上，丕在空氣中划著水。

傍晚。

家裡她們煮最後一隻石頭蟹，螃蟹煮好後，熱氣騰騰，阿進撥開一隻蟹腳，用石桌的邊敲開，蟹殼裡面的水四濺。哇，怎麼這麼瘦，阿進舅舅說，放太多天了，都沒有肉了呢。丕等待母親，頻頻看著窗外，一九二八年的清明那日，就是十五號，月亮正圓，月光把雲朵照的層層分明，連海浪的聲音聽起來也十分清晰。

啪咳。

水花濺起。

撥開蟹殼，水從蟹肉與蟹殼之間流出，並非事前蒸蟹用的水，而是來自於螃蟹本身的內裡，一隻螃蟹的蟹水，幾乎可以流滿半個桌。丕看的很出神，問阿進：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水？」

「放太多天，沒肉了啊。」

「肉會變成水？」

阿進舅舅歪頭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對啊，會變成水。」

「螃蟹好奇怪。」

丕說。聽著阿進舅舅吸簾旁蟹肉的聲音，她想到海想到水，想到螃蟹想到變瘦，想到流出的腥味蟹水流入海，也想到海面上的月光浮沉著雲，想到母親說，以後妳也會養孩子，也會有個老公，也會有女兒，很多女兒。沉沉地睡著了，夢中什麼都有，也什麼都沒有，在夢中划水，水就會退散，漂浮而清晰。有鹹鹹的味道。

醒來時，

丕是抬著頭才看見母親的。

她躺在門口的水缸旁，透過桌子、門擋，看見母親坐在椅上，高高地，與阿進聊著旅程的種種。有許多陌生的名字，也許長大後會知道，不過那些就像是味道，屬於丕這個年紀獨有的陌生味道，如此一來，母親的身影才會十分熟悉而溫暖。

揉著眼，慢慢走到母親身旁。

趴在母親的肚子旁邊，有只屬於鳶的味道。

鳶摸摸她的頭髮。

只是丕不想抬頭，她只想繼續趴著。

呢喃著孩子語。

太遠了，鳶想。鳶摸著自己的女兒，想起了離開時的一切，與回來的時光，儘管沒有什麼變化，但是仍然感受到一種距離的因果。丕在撒嬌，孩子般的撒嬌。丕年紀更小時，有時候會一言不發，就只站在她的腳邊，臉臭臭的。鳶作為母親，便會將她抱起來，放到自己的肩膀上，然後拍拍她。

有時候能夠溝通。

有時候則是像只有五歲的孩子。

阿進看著她們，則是想著，如果自己有小孩，那麼什麼時候會教導他一切呢？其實，他真正想知道的是，會不會只有母親才能與女兒這樣，屬於她們的時光。

「你有教她游泳嗎？」鳶問。

「有啦，我們還去抓螃蟹、扒殼仔，還跑上紗帽山。」

「那裡有路嗎？」

「有，我們一起發現的。」

外面風吹過，鳶突然想到似的。

「東天剛過，還游泳，這個小孩真是的。」

「小時候也是這樣啊，能玩就玩，不像我們小時候還得做事、討海，沒有工作就沒飯吃，人那麼多，最後才能吃到飯菜，都剩下菜尾能吃而已。」阿進說。

「你有幫她洗頭嗎？」

「沒有耶。」



鳶說：「好吧，我有帶一罐可以洗頭髮的。鎖管港那邊有人賣，我回程有拿一罐。」她推推丕，女兒仍舊趴在她身上，她說，阿母幫妳洗頭，洗一洗卡好睏。阿進則是站起來，走向放柴枝的後門，拿了一捆柴火，並看見後門的月光，微風、清明後的青蛙在積水塘鳴叫，滿月格外清晰。

他突然意識到，  
或許這是自己唯一一次的童年。  
也是壽裡的稀少童年。  
沒有多死、也無分離。  
升起火。

火材的聲音帶他回到過去，並且也悄悄的提醒他，但提醒他什麼，其實並不清楚。比較像是這個時候聞到的柴味、溫暖的火，或者是一種精神，隱隱而微的顫抖。後來他發現自己手指上，有柴火的碳香味。

伸出手指，  
恰好擋住月亮。

——多年後。

丕的第一次出遠門，鳶與阿進輪流背著年幼的丕，走在路上。

比雙頭掛更遠。

比任何一座山都更遠。

走過鎖管港至媽宮旱路十六里，他們最終抵達了案山。臨港，彼時媽宮城牆已被日人拆除，媽宮港方方被建成，有一種過於新式的不諧感，不過他們沒看見那些出入港的日本兵、穿著白色襯衫的行人。只是走過小案山的海橋，丕聽見了海浪的聲音。像天空揮了揮。

不遠。

此時丕已十五歲。騎過單車，也走過旱路。

乘著海船，也去過虎井島。

童年，已經相當遙遠了，

臨海、狹長的壽裡，她獨自能夠走完。